## 港澳社區詞極具研究價值

鄭美嫦博士《論港式中文詞彙規範問題》一文,展現香港語言生活中很多生動活潑的現象,從詞彙到語篇,論及香港語言規範問題。文中所談,多涉及社區詞,這也是我研究中關注的問題,讀來感到十分親切。我也來呼應一下鄭博士的文章,一起討論社區詞的問題。

關於社區詞,鄭文介紹了香港社區詞的發展蓬勃的情況。她列舉了香港社會發展中許多與時俱進的社區詞,例如:打大鱷、炒家、任一招、北上就業、北望神州、自由行、自駕遊、金融海嘯、SARS價、迷債、慳電膽券、置安心、曾九招、逆按揭、共用屋等詞語。這些都是香港人自創的詞語,反映香港經濟層面的新事物。正說明了社區詞是和本社區的社會背景緊密聯繫的。有一些詞語在香港社會流通,也有一些會從香港進入內地和其他華人社區,社區詞也是流動的。

的確,香港社區詞直接反映香港社會的發展變化。肆虐世界的新冠疫情在香港也流行兩年多了,有關的香港社區詞,例如:安心出行、疫苗通行證、來港易、回港易、電子針卡、黃碼、藍碼、電子手環、逆隔離等。這一類詞都同疫情、疾病有關,所以組詞中規中矩,很少反映出香港社區

詞造詞喜歡用比喻、借代、摹繪、誇張、委婉等修辭手法。

而善用修辭手法組造生成香港社區詞,是香港社區詞的一大特點。比喻造詞最多,不可勝數,經常利用給一些詞增加義項的方法,或者選用喻體用來比喻造詞,例如:金魚紅、鱷魚池、大閘蟹、太空人、草根階層、夾心階層、沙灘老鼠、人蛇、蛇頭、冬菇亭等。利用借代手法來表明一個人或者一類人,例如:咖啡妹、手袋黨、藍帽子部隊、煲呔曾、鬍鬚曾等,選用的借代特徵香港人一聽就明白。喜歡利用色彩摹繪詞語,例如:黃色暴雨、紅色暴雨、黑色暴雨、黑警繩、紅警繩、花警繩,用色彩詞區別詞語意義十分明顯。喜歡利用誇張手法引人注意,例如:四大天王、(坐)霸王車、(食)霸王飯、打工皇帝、通天巴士、綠色炸彈、紅色炸彈等。也有避忌委婉的說法:炒魷魚、大信封、飲咖啡、大酒店等。還有很多表現本地事物特色的詞語,例如:絲襪奶茶、鴛鴦飯、齋啡(飛沙走奶,即咖啡不加白砂糖和牛奶),這些一看就引人入勝。至於外來概念詞,例如:白手套、白武士、大白象,不明白來源,就會一頭霧水。

香港社區詞的另一個特點,就是要從"普一方一古一外"多方面因素來分析它的來源和結構,這和香港是多語社會直接有關係。首先說普通話的因素,社區詞不是方言詞,它通常是以漢語通用語素來構詞的,例如:表示香港市民住房的不同名稱有公屋(公共屋邨)、居屋(居者有其屋)、丁屋、海景樓、屏風樓、私人樓宇、豪宅等,也有居住條件比較差的籠屋、寮屋(木屋)、劏房、板間房等。這些都是以大家都明白的通用語素構詞。上面一段所舉例詞也是如此。所以,社區詞容易在不同社區流通。例如,"垃圾蟲"一詞,在港澳社區及新馬泰社區都是流通的,指不顧公共道德隨意扔垃圾的人。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對於垃圾蟲均有罰款等懲罰規定。希望這個詞也能進入中國內地,讓不講公德的人自律。香港還有"清潔龍"一詞和"垃圾蟲"相對。

再說方言的因素。香港人在口頭上還有把員警和警署叫做"差佬""差

館"的方言習慣,粗俗的還有"差佬""差婆"的說法。這個構詞語素的 "差"字,還保留在香港社區詞"差餉"裏。"差餉",早期稱為"警捐", "差"即"警","餉"即"捐"。1845年根據《徵收警捐條例》開始徵收。 此費用專門用於維持社會治安及消防的警察,只向商戶徵收。現在"差 餉"擴大了詞義,是香港政府向所有工業、商業和住宅樓宇業主徵收的稅 項,是政府一般收入的一部分。我們只有聯繫了粤方言,才明白"差餉" 一詞的來源。"差人"的說法過去在香港、澳門和兩廣流通,但是,"差 餉"現在只在香港流通了,是地道的香港社區詞。

三說文言的因素。上面舉例的"差人""差餉",這個構詞語素"差"也是中國古代就有的,清朝有衙差、官差、差役這些常用詞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第7版裏,"差"有一個義項是:"舊時指被派遣的人;差役:聽差/解差。"(139頁)。香港社區詞用文言語素、書面語語素都比較少,例如:布政司(英治香港時政務司的舊稱,沿用清朝官名)、署理、羈留、執達吏(執達主任俗稱)、饑饉三十、僭建等。"僭建"一詞常見於香港報刊,任職高官的住宅如有僭建,常被披露於報端。內地叫"違章建築"。"僭"是文言語素,"僭越"表示超越本分,古時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義或禮儀、器物等。"僭建"是雙音節詞,比"違章建築"簡約,應該為規範詞彙所吸收。

四說外語的因素。文言式微,這是百年來中文使用的一個趨勢。在香港,英國殖民管治150年,英文便佔了優勢。香港回歸以後,《基本法》規定: "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、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,除了使用中文以外,還可以使用英文,英文也是正式語文。" 隨着多年的教育,香港5歲以上人口,會說英語的佔58.7%。這是2021年香港政府統計處最新人口統計報告中的數字,高於會說普通話的54.2%。在全國的城市中英語的流通量估計是最高的。因此,外語的因素對社區詞影響很大。社區詞中,外來概念詞、音譯詞、意譯詞、音譯加意譯詞、字母詞都有。外來概

育

念詞(其中有意譯詞),例如:白馬王子、夢中情人、白手套、白武士、大白象、白領等。音譯詞(有時加漢語語素),例如:茶煲(麻煩的意思)、安可/安哥、吧女、吧台、的士高等。音譯加意譯詞,例如:熱狗巴士等。字母詞(純西文字母或西文字母加漢語語素),例如:OL、DJ、UFO、e通道、e藥通、D場(的士高)、O記、P牌、BB辣等。"BB辣"一詞,真是生動!BB是英文baby的縮寫,嬰兒的意思,BB辣表示最低一級的辣,好像嬰兒是人最初的階段。這大概只有港人的活潑思維可以想出來。

綜合上面的第二個特點,從"普一方一古一外"四個方面看香港社區詞,研究社區詞,正說明香港社區詞的來源和組造,是和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和多語環境,密切聯繫在一起的。香港社區詞的特點還有很多可描述的地方,篇幅所限不再贅述。

目前,關於社區詞的研究,已經有很多成果,《全球華語詞典》(2010)和《全球華語大詞典》(2016)相繼出版,為社區詞理論向縱深研究提供了大量語料。田靜、蘇新春《基於〈全球華語大詞典》的大華語社區詞研究》的博士論文提要發表於 2019 年《語言文字應用》第四期上。田靜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計算,"結合詞典各區的收詞情況,將計算所得'社區'(詞彙區)確定為大陸、港一澳、台灣,新一馬一泰與印尼一汶萊一菲律賓。"對比的結果發現,"港澳社區社區詞整體面貌受到英語和粤方言的較大影響,造詞心理活躍,造詞動力充足,擅長評價、歸納,傾向選用多種形式創造、構造詞語。"田靜還特別提出:"中國港澳社區社區詞各類詞彙特徵的差異性相對最為顯著,特色最為鮮明、因而相較於其他社區也最有研究價值。"看到這個結論,我感到很鼓舞,我們對於香港社區詞的數量還應該有進一步科學的統計,對於社區詞的組造特點還應進一步分析,特別是那些有來源的社區詞;就香港社區詞的整體概貌可以再做準確的描繪。香港社區詞是港人集體對詞彙的新創意,它活躍在香港的語言生活中,是香港社區多語多文化的一個標誌,也是香港對大華語社區

## 詞詞庫的貢獻。

至於鄭文中談到香港社區詞缺乏整理的問題,這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。不過,鄭文在這個問題中所舉的詞例,多半都不是社區詞(維生素和維他命,取錄和錄取,都可以並存)。社區詞的定義在《語言學名詞2011》裏有明確的描述,見 81 頁,05.103 詞條。

## 參考文獻

- 1. 田小琳編著:《香港社區詞詞典》,北京:商務印書館,2009年,2022 年重印。
- 2. 李宇明主編:《全球華語詞典》,北京:商務印書館,2010。
- 3. 李宇明主編:《全球華語大詞典》,北京:商務印書館,2016。
- 4.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公佈:《語言學名詞 2011》,北京:商 務印書館,2011。
- 5.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: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第7版, 北京:商務印書館,2016。
- 6. 田靜、蘇新春:《基於〈全球華語大詞典〉的大華語社區詞研究》論 文提要,刊於《語言文字應用》,2019(4):142頁。
- 7. 田靜:《基於〈全球華語大詞典〉的大華語社區詞研究》,北京:東方 出版社,2023。
- 8.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:《2021 人口普查簡要報告》,2022 年 2月。

(刊於香港中國語文學會《語文建設通訊》合刊,127-128,2022年11月)

## 黄河的儿子 黄河的精神 ——記好友閻純德

我們北大同學上學時,習慣叫閻純德"小閻",現在雖然都七老八十了,還是叫他小閻;這是青春的呼叫,什麼時候也不會改變。一叫小閻, 眼前出現的就是那個在五四運動場跑步的健美的身影。

在北大五年,我和小閻從來沒有在一個班過,三年級開始時分專業, 他是文學班,我是語言班。怎麼算得上是好友呢?就說一件事吧。

小閻和李楊成為夫妻,我是紅娘。在若干年後,小閻夫婦為兒子閻飆 在香港舉辦婚禮,我是座上客。小閻把兒子領到我跟前說,這是田阿姨, 沒有她,就沒有你們。看這話說的,讓我聽着多麼高興!北大畢業後,我 們幾十年也沒有斷過聯繫。每年北大五四校慶,他們如果在北京,都會與 北大西校門前的石獅子合影,那是我給他們指定的第一次約會的地方。我 看過很多張合影,由一代變兩代再變成三代。說我們是好友,不為過吧!

但是,這篇文章我要說的不是當紅娘的過程,那濮陽的小夥子和長春 的姑娘是怎樣千里姻緣一線牽的,那是秘密。我的文章主題已經在題目上 了:黃河的兒子,黃河的精神,我要說說學術界和教育界的好漢閻純德。

小閻告訴我,家鄉濮陽習城就在黃河北岸。他是在黃河邊上長大的,

名副其實是黃河的兒子。13 歲時他要過黃河去上中學。一直到考上北大 以前,來來往往,他沒有離開過黃河。黃河看着這個幼小的苗子在風吹雨 淋日曬中長大的過程,黃河在他童年少年時期浸潤着他的生命,是黃河的 乳汁養育了他。

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河,一說起黃河,耳邊響起的就是光未然作詞、冼星海作曲的《黃河大合唱》。我在中學時代參加過北京師大女附中和師大附中合唱團,我們演唱過完整的《黃河大合唱》。我熟悉裏面的每一首歌。那唱的就是黃河的精神,中華民族的精神!

黃河的精神內涵豐富,結合小閻的經歷,這裏只突出談兩點,一是吃 苦耐勞開闢新天地,二是奮勇向前不停留。這兩點作為黃河的兒子,小閻 都具備了。

黄河孕育了吃苦耐勞的中華民族。看着黃河濁流的浪花,似乎上面寫滿了"吃苦耐勞"四個大字。小閻是吃苦耐勞長大的。他不像大多數孩子那樣,有親生父母的呵護。可以說,他連吃飽穿暖都成問題。中學、大學都是靠國家的助學金生活的。上初一時他曾在寒冷的教室裏凍得大哭,那時,靠學校每月補助的7塊錢,顧了吃顧不上穿,還是老師想辦法才給他穿上了小棉襖。不可想像的是,這件棉襖從13歲一直穿到了24歲。就這一件事我們就可以知道小閻是多麼能吃苦又多麼堅強。大學五年,我們沒有看到過小閻愁眉苦臉,他總是笑呵呵的。我知道他拿助學金,生活不富裕,但不知道是那樣拮据。當時我們都在北大體育校隊,他是中長跑隊,我是投擲隊,吃飯經常碰到。一次吃飯時,我看他用的是一個小搪瓷碗,只能盛很少的飯。我後來就去給他買了一個大搪瓷缸子,淡黃色的,鑲着淺綠色的邊兒,用起來總算解決了問題。畢業以後,我知道楊楊生了寶寶,還是個小子,有一天,就去大學宿舍恭喜他們。讓我驚奇的是,在他家廚房桌子上,我看到了那個大搪瓷缸子,淡黃色的,鑲着淺綠色的邊兒。用舊了,有的地方搪瓷掉了,都還在用。我心裏一熱,小閻是這樣艱

苦樸素,並沒有因為生活條件的改善,就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。他們還從 農村接來了養母幫助一起帶孩子,一家三代人其樂融融!

知識改變命運。小閻好學上進,一直受到國家精心栽培。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本科畢業,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畢業,九年高等教育,他成為出類拔萃的漢語出國師資中的一員。雖然物質生活隨着在大學領的工資有所改變,可那也是有限的,誰都知道我們那時的大學畢業生,拿56元的工資,20年都沒有改變。小閻和楊楊把心全用在了培養孩子身上,一兒一女都到國外留學,學有所成,學有自己的事業,這就真正開闢了閻家的新天地。物質生活並非小閻的追求,精神生活豐滿才是他的嚮往。而那曾經的艱苦生活也成了他豐滿精神生活的前奏。

就是這個曾經跟着生母逃荒要飯、被買被賣的小閻!走出赤貧的養母之家,從初中、高中到大學,僅靠國家每月七八塊、十來塊的助學金,奮鬥到大學畢業。我推想,這在我讀過書的北京大學,雖不是僅有,但實在不會有幾個。

黃河奔流向東,她沒有過一時一刻的停留。帶着清流,裹着泥沙,跨 過高原,流經平地,綿延萬里,進入東海的懷抱。小閻從開始工作,就毫 不鬆懈。他珍惜時間,從不歇息,一幹就是 65 年。從教學到研究,從研 究到教學;從北京到巴黎,從巴黎到北京,他追求的就是事業。不是小閻 幸運,而是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。他的視野逐漸從中國擴展到世界, 思考各類問題有了更高的起點。"海龜"(海歸)就是有他獨特的地方,因 為他見過大海。

我們只要看看小閻的教學經歷和研究成果,就會驚歎一個人怎麼會有這樣大的潛力。他是大學教授,又是作家、編輯家、出版家。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執教七年,在北京語言大學執教54年,在法國四間大學執教七年,教學內容從漢語課程到各種文學和文化課程,橫跨語言、文學、文化三個專業。他出版散文集6本,詩集1本,散文集收入關於西方社會的

藝術和生活 200 多篇。他主編《中國文學家辭典》(6卷),收入海內外 3796 位作家詞目,由他撰寫 1035 篇。這部辭典在當時影響很大,體現了 "雙百"政策的落實。其他由他主編的還有《二十世紀華夏女性文學經典文庫》(11卷)、《大家書系》(10卷)、《巴黎文叢》(10卷)等。他創辦和主編了三個雜誌《中國文化研究》《漢學研究》《女作家學刊》。大家都知道辦雜誌的辛苦,而他寧願將自己創作的時間移後,也要在這些領域為研究者提供平台,促使這些領域的研究向前發展。

由於小閻在漢學研究中的突出成就,以及主編《列國漢學史書系》的成功,他獲得國際中國文化研究終身成就獎。這個獎項表彰他不失時機地宣導漢學研究,表彰他親歷親為發表幾十篇論文,讓讀者瞭解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成果,這是一個重要的領域而經常被忽略。其他散文創作等各類獎項不再一一列舉。小閻身上真是具有無限潛能,所有的成果記錄着他日夜兼程的腳步。黃河入東海,小閻的作品也匯入了當代中國文化著作的洪流中。

記得 2019 年國慶 70 週年時,我和小閻楊楊夫婦在北京相聚,我們 約好年年見面,不想疫情一來就是三年。期盼北京再重逢,那見面時"小 閻""小琳"的互相呼叫,該有多麼親切!你知道嗎?那呼叫聲裏,沉澱 着我們超過一個甲子的情誼。

黄河的兒子,黄河的精神!小閻,我為你驕傲!

2023年2月10日於香港

(將刊於《歲月留痕》,文集將在2024年於北京出版)